


# 飢餓 的 咆哮



風高

江蒲

風高

# 飢餓的咆哮

一九三六，十，廿，出版  
實價洋二角五分

著者

江岳浪

出版者

海風詩歌小品社

印刷者

吳興現代印務局

總經售

上海聯合出版社  
上海愛多亞路五二三號

路工之歌的作者不斷的寫作中，除短篇詩作業已又積下不少可以成集以外，這一本長詩又在不倦的修改中頻於上梓的境地；在復興期的新詩歌界中，光是就配合了新近所提倡的「新詩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一項，作者便有了不可磨滅的意義。

不斷的寫作，不斷的學習，這最是我們新詩人所要採取的態度。

在這裏，也許大家會來一個反駁說：誠然我們應該不斷的去寫作，去學習，却不一定出版。

而事實上，這個反駁是非常有理，我們委實也不希望把粗製濫造的作品拿來呈現在大眾的眼底。——敢拿出東西來給大家求指教。我們必得負起值得或不值得大家花錢而且花時間的職責。為是我們甘願接受大家的最嚴厲的批判。

說到這裏，我先代大家提出一個「問」：「飢餓的咆哮」值得不值得出版？

好幾個月前路工之歌的作者便把這一冊長詩的草稿為我寄來，說是要我替他發表

一點意見。並且他還附帶了一個要求，要我快一點，理由是工友們爲他的寫成及出版而熱望養。直到現在，兩三度的寄遞，數月間的時期的拖延，即使是我，也幾乎可以想像得到那些人們的渴望的眼睛。

假如你曉得只有他曾爲他們留下了一些他們的心聲，只有他曾爲他們的生活表現。歌唱得這麼具體。你就不難臆測到，當他們正式看到或聽到這些「原是他們的心聲」的心聲時之情趣，而同時，你必然曉得，書中之淺顯處，甚至即別人之所謂露「竹處」也必然即是他們之所最歡迎的所在。

在這個地方，我們便自然的地解答了上述的「問」題——「饑餓的咆哮」不僅值得出版，而且甚至還附帶有重大的意義。

一如我們所知，技巧不能於遠離大衆，這冊詩集中決不是沒有技巧，然而其好處却正是沒有有閒詩人晦澀和難懂。作者不僅已把詩中的故事表現得有頭有緒，作者甚至還利用了一些良好的詩的句語；而在分章上，不像六月流火之煩多，顯然更是值得

寶貴的事體。（雖然，這是因為他接受了在東京方面的朋友的意見。）至於詩中認識解剖的正確，更是不消解說。

說到這裏我便想不再浪費筆墨，因為我說過這一本詩集值得出版自然意思也就是：值得介紹於讀者之君之前。然而，我却也要代作者來一個要求，那就是大家不要忘記給他來一個忠實的嚴格的批評與指示，他最需要大家意見，由於大眾能與他以真正的批判，他的東西才有真實的藝術生命，也唯其如是，他才使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蒲風，一九三六，九，十三，于福州

# 目次

序	蒲風
(一) 機房。工作。綉緞。	一
(二) 停工。波動。減工。	一〇
(三) 心聲。(大衆合唱詩)	二四
(四) 浪潮。報告。訓話。	三六
(五) 憤激。(大衆合唱詩)	四七
(六) 請願。佈告。幹。(大衆合唱詩) 咆哮了。	六二
(七) 爭鬥。威權倒了。尾聲。	六六
後記	
封面	洪葉
插畫	猛克

幾千百只發狂的機器，

帶動了幾千百隻手，

每一雙眼睛，

看顧着大小輪子在轉動，

看顧着每一只梭子在輸送，

喧囂的機房，

馬達帶動木架上的提軸，

提軸上的輪子拖走了一排一排的機械。

從早晨到傍晚，

工人的手和眼好似縛在機械上。

監工走過定有巨聲超過那喧囂，

「媽特皮這事總歸做不了，

肚裏還沒有吃飽，

身上穿的藍布衫，

穿綢緞人在安閒，

媽特皮！老子千辛萬苦在幹，

.....

夜工直開到明天——

頹萎的身子疲乏的眼。



雖然周定禮是個少壯呀！

進廠沒有半個月，

如今——

已同勞病瘦鬼的一般。

織綢的機器好似猛虎蹲伏在你的周邊。

一個不留神

虎口就會噬上了你的頰，萎疲乏的臉，

那怕你們是一個一個的心腔裏的憤火早已飽滿。

### 工作

勞工神聖；

（這是大人先生們的閒談吧！）

不，這也就是他們的恩惠！

你看那一般人——

早晨餓着肚子走進，

但，「歇午工十二點正」業已注定。

忍耐住自己的飢餓，

還得把家裏的米食在擔心。

妻的囑！兒的哭！

幕幕的慘景在迴縈。

吸血兒的蠶食下——

身子已收皮包骨頭了。

冬天了；

工人們的手足凍得開了深深的裂痕，

（拿也艱辛，

行也艱辛。）

可是工作是你的本份，

痛死也不能半刻離開機邊。

夏天的生活更加不行，

一間龐大的工場，

沒有窗，

沒有筒，

白天也開着燈亮，

悶熱中若中了暑，  
休想活在人世上。

轉輾的車輪輾轢不停，

一不留神，

碾破了衣，

或咬傷了你的脚和手，

唉！從此拖着殘廢的身軀！

殘廢了呀！

五十塊錢請你滾出廠去，

這是先前合同上業已注定的！

注定的！

但你們不能夠說半句，

死活不是你們該管的事體。

你們只好自認悔氣！

悔氣！

綢緞

誰人還不知道呢？

白的綢！花的緞！

走走出自勞苦的血汗。

誰人還不知道呢？

爲了麵包出賣了心血，生命，  
日日夜夜製造出了白的綢！

花的緞！

我告訴你：

這是當初的痛心事，  
我們織下一疋一疋的綢緞交往裏面，  
只要被查出染上有一點機油，  
生生地就罰去你一塊錢，  
鐵的教訓下，不容許半點情面。

誰人還不知道呢？

白的綢！

花的緞！

正是出自勞苦的血和汗。

(一一)

### 停工

靜寂！靜寂！靜寂！

是什麼一會事呢？

似青天裏來了霹靂，

這霹靂打進工友們的心裏，

焦急地說不出半句，

「媽的皮」的罵聲！

這時也已逃去，

啊啊！不分晝夜暗器着的工場，

忽然寂靜起來了。



馬達已靜肅地關在房里，  
皮帶也已擱起，

提軸死躺在木架的中央，

綢機的面孔肅殺嚴厲：

一切都冷靜！

一切都死寂！

只有爲麵包忙碌的工友，

進的進！出的出！

面上都塗了悵鬱。

是——

（前幾天的事吧！）

經理處會有條子召工頭進去。

聽說：一來三銷路沒有生意：

二來老板貪圖巨利

召工頭進去，

設計。

他們是山上的野狐

長年計劃着攫取肉

機房靜寂地——

貼了一張通告：

「爲的沒有銷路，

營業艱苦，

只有請工友們

另謀門路。」

驚慌！恐怖！

一般驚駭着臉，

面對着面………。

王老三說；

「昨天來的一般人，

身上穿的都是洋服，

說是已在商會宴過縣長，

議定了今天停工的連絡，  
今天還在廠裏會議，  
會議最後進行的事體。」

會議！會議！會議！

我們的命根漂在你們的笑聲裏：

（會議的形式很奇怪，

洋裝先生躺在煙榻裏，

工頭進出裝出一付笑臉，

小職員留神得毫毛都幾乎豎起。）

議決了！議決了！

他們馬上到工場裏來，  
把未織完的經軸一一來抄記。

接着抄去了經軸，

梭箱經軸上了封，

（不要織！不要動！

今天議決了要停工。）

馬達房間下了鎖。

誰不驚慌！誰敢說話！

喧囂的機房陡然呈出靜寂，

那一條一條梭箱經軸上的封條，

幻成火蛇繞上了工友們的足，  
機器獨自地在恐縮，恐縮。

### 波動

——找工頭——找工頭——

求他向資方去要求：

每個人都有這一句，

但不知工頭已躲往那裏？

闖進了賬房間，

擁進了工頭的房內，

再回到工場裏都找遍了，

但仍然沒有！

沒有！

——找工頭！找工頭！——

其實他往日也不在工場內。

他時常在賭場裏推牌九，

在土娼家裏跟王三妹玩色戲。

所以，找遍了！找遍了！

到底發現在王三妹的家內。

大家擁在他前面，

似哭似訴的哀求，

求他轉告經理，老闆，

我們沒有工做會餓死。

這一些話，一百遍還是五十對，

工頭聽了好像不在他份內，

懶洋洋地發些虎威，

「出去！出去！」

有甚麼大不了？

生存的賤相，

沒有工做，就要這樣恐慌。」

他假作往外走，

一般人更加一齊擁上，



他在惶惶中說了一個慌，

「你們真不知道，

廠裏沒有銷路

找到我來可不也是一樣，

讓我去求資方吧！

工錢小！

時間少！

或是能可有望。」

工人記起了「有望」兩個字，

生路又展開在眼上，

一個一個的溜出大街，

一個一個的耐心地等候着希望。

## 滅工

(第二天，)

工場仍然靜肅着，

工人面對着面，

面對着馬達房間，

馬達的房門前下了大鎖，

突然一陣緊張，

似外面追來了猛虎，

周定禮做了傳道：

說是工場外面又貼上了通告：

堂堂通告上的話語；

「綢緞沒有銷路，

物價漸漸慘落，

本廠本來無意再事經營，

工場一一停工；

既然工頭代你們懇切要求：

我們也不能不體恤工友，

從工今資只有對折，

開工時間每日六點，

值此難關

希望大家勉強越度。」

空氣陡然膨脹。

沉默裏陡然來了喧嚷；

一股悲憤的話，

震動了工場：

『我們要活命；

我們要生路！

工錢可以賤一半，

不能賤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不減工錢人們已在挨餓，

短了工錢豈不是要叫我們吃草，

甚麼還開半日工，

完了！

我們甘願不做！」

### 工人

每個人都存了鬱結的心，

自己在責問自己：

『爲甚麼我們會窮到如此田地？

爲甚麼我們甘願奉送血汗，

消瘦了自己！犧牲了自己！

結局，

受凍，受飢，

還眼看妻子兒輩餓時在流淚。』

(三)

心聲

(大衆合唱詩)

(一片沸騰聲)

工資減少！

工資減少！

我們不能半飽！

我們不能半飽！

要活！要飽！

要活！要飽！

(周定禮)

我們有家小，

我們的肚子不能夠半飽！

工資減少！

時間減少！

我們的嘴巴却是不能減少呀！

（大衆聲）

要活！要活！

要飽！要飽！

要活！要活！

要飽！要飽！

……

……

（工人甲）

先前我就知道他們做鬼，

幾天中進出的都在經理室裏，

總歸要找我們的命沒有別話，

銀錢還不夠塞飽他們的袋口，

他們不知我們的痛苦：

做的時間要甫白天直到烏夜裏，

替他們賺錢造成高大的屋宇。

時今，他們還決定要我們餓肚皮。

(戴國光)

神氣活現的工頭，

求他們總不是道理，

不如我們直接去找老闆經理，

看看能不能再有轉機！



(工人乙)

工頭本不是道理，

只會亂罰我們的錢，

生生我們的怒氣，

你們看他昨天那種腔調呀！

(工人丙)

他只會在老板經理面前拍馬屁，

一見經理來，差不多就要跪在他的腳底，

是的，我們還是直接去，

時間一半，工資一半，

難道真的不顧我們的生計。

(大衆合唱)

對呀！

快去我經理！

快去我經理！

我經理去！！

我經理去！！

(工人丙)

看呀！我們

誰的身上能有暖的衣，

誰的家裏有得餘下米。

昨天當了衣服去買米，

後天那有衣服當進去，

這種情形誰能挨過去？

誰能挨過去呀！

(王老三)

找經理去也可以，

只是我擔心也是沒有轉機；

就是復工也要折扣哩！

我想——

我們應該要團結，

團結起來跟們他理論去！

如今，以其逐漸逐漸地餓死，

到不如爽快地死去；

朋友們呀！

應該團結呀！

找經理也不過求一點希冀。

(工人丁)

團結一致！

堅持到底！

我們自己知道自己！

先前所賣出了的精力，

如今已在榨壓我們自己。

看呀！

高大廠屋可不是在我們做後才造起，

狗種的工頭可也不是工人多了才用起！

不賺錢那會添織綳機，

不賺錢那會用這狗種工頭呢？

如今

替着他們賺下錢，

反被工頭發出威來叫我們吞聲忍氣。

(周禮定)

我們辛辛苦苦了一身，

如今………，

他們還頒用這種苛刻的條例。

(王老三)

朋友們呀！

在賺錢的時間

他們早已忘記，

我們吃苦的事體，

烏黑裏起來，

半夜裏停機，

冬天做得皮開肉裂，

炎天做得昏倒下去：

那時間——

不見得加我們工錢，

只要日夜開工，

死活都不管你！

（工人甲）

是呀！

若是你精神不繼，

鞭子會走上你的身體，

那時榨盡我們的血汗，

那時刮盡我們的肉皮：

如今難道都已忘記？

都已忘記？

（王老）

朋友們呀！

快點起來！

起來團結一致，

派代表去說：

我們大家要堅持到底。

（戴國光）

是的，

我們一致團結：

是的，

我們堅持到底：

推代表去呀！

看他們受不受理，

推代表去呀！

（工人乙丙合唱）

此間會說話的要算周定禮，

王老三，戴國光有些暴躁氣，

周定禮！我們生命交付了你，

請你們三人去求求經理，

（周定禮）



好吧！就讓我們三人一同去，

你們也不必恭維，

我本不會說話的，

如今也不必謙虛，

我們去講吧！

我們快交涉去！

(沸騰聲)

王老三，戴國光，周定禮，

我們的生命交付了你，

我們的生命交付了你！

……！

……！

(四)

浪潮

誰也不能預料，

看呀！

全城大小百數十家織綢的工廠，  
已有半數冷清清地沒有聲響，

只有一羣一隊的人，

爲飢餓在着慌，

他們每個人的臉上，

都塗上了煩擾：

緊鎖着眉，

顯露每個人心中的苦焦。

誰也不能預料，

看呀！

每一家廠裏的通告，

都是同一樣的稿。

寫的是；

「沒有銷路，

只好停工，

請工友們的生活向別處去找！」

雖然各廠的資方，

都在公會裏商討，

但是這商討；  
不是謀工人的出路，  
只有長談些剝削工人的技巧。

### 報生日

(三天了，)

請求沒有用，  
回來的代表也只有怒惱，  
雖然太陽出出沒沒地輪流，  
每個人心中的天地都已顛倒。

這一天——

工廠的大門緊閉了，

兵士，警察，

站在每一家的工廠門口

門外數十個緊張的臉孔在張望。

絕望！絕望！

絕望逼得勇敢的工友們，

一羣一隊都往工會裏跑走。

如今的他們，

不但沒甘工做，

連站足的地方也沒有，

他們唯一的辦法，只是

往工會裏走！

往工會裏走！

似奔臨的洪潮

似山崩而海嘯，

一片振耳的空氣，

在公會裏喧鬧。

周定禮首先作了一個報告；

鈴聲鎖住了喧鬧。

寂靜地——

陵續地——

老三，定禮，國光，

開始解述着交涉的經過：

「三四回要求資方，

苦話也總算說完了。

他們的答覆；

（你們不知

我們營業的苦惱。）

我們退一步要求，

折減一些工資時間照常，

他們却也沒有允許，

說是今天會派人來與我們談講。」

都忍耐住了

報告時間的一般的沉悶氣味。

爲着顧慮到自己的活計，

誰也不能不壓壓胸中的怒氣。

想到：小職員的神氣，

工頭的不講理！

雖則只是極渺小的希望，

但寧願期待資方派人前來，

慈悲的心裏看看可掉得下活計。

### 雜語

（中午）

狡猾的王雲浦來了，

他虎視眈眈地，



耀威揚武地，

板起一付嚴厲的面孔，

像似一個長官，

而後面却真的跟着四個衛隊，

他們執着手槍發着亮，

他們的目光炯炯地，

在這威嚴裏大家一片靜肅。

開會——

大家壓下了滿懷的憤恚，

耳朵灌下了王雲浦這些說話：

你們不要給赤黨利用，

爲了減一些工作要這樣大動。

如今還算我們原諒你——

工會裏集議是赤黨的舉動。

看你們真沒有人心，

一點也不原諒老闆的苦衷：

你們只要有工做，

有錢拿。

不管綢緞有沒有銷路：

你們可知道；

物價漸漸地跌落，

綢緞已被洋貨塞阻！

我今來向你們說；

要復工快去復工，

不然各廠的門都只好關閉，  
免得赤黨暴動：

你們要復工

工資時間不能改動。

不願的也不用來要求我們了，  
請另找別的生路。

你們不要爲這點小事，  
將來要演成大誤。

一席話，

惹得工友們怒憤填胸，

沸騰的聲浪波盪在空中：

狗！狗！狗！

狗 狗 狗！

狗！狗！狗！

苛刻的條件死要我們來接受。

但王雲浦已回過了頭：走：

四衛隊跟在後頭，

手槍出了壳。

威風地，

搖搖擺擺地踱出了門口。

(五)

憤激

(大衆合唱詩)

(一片沸騰聲)

我們不能答應！

我們不能答應！

我們不能長年忍飢！

我們不能長年待餓！

我須要生命！

我須要生命！

(戴國光)

不要喧嚷，

喊死也不值半文錢。

他們是豬是狗！

他們不會後悔！

你們看他剛才的神氣，

還說我們是赤黨共匪，

哼！狗東西……，

難道真的金錢戳破弱者的公理了？

難道真的勢利可把日月藏進去了？

朋友們！

他們有金錢！

我們有力氣呀！

(王老三)

對呀！對呀！

起來！工友們！

他們有金錢，

我們有力氣，

爲着自己的前途，

爭取我們的公理！

(工人甲)

爭取我們的公理！

爭取我們的公理！

願流出我們最後一滴的血，

願大家一同出生入死！

看呀！

走狗的王雲浦，

一付狐假虎威的腔調，

那種神氣，

難道他們不是在靠着我們過活嗎？

哼！他們這些沒有良心的鬼東西。

（工人乙）

兄弟們！

誰還能忍耐下去，

就是流出我們最後一滴血，

我們也要爭取我們的公理！

（王老三）

既然他們

橫說我們共黨，



豈說我們赤匪，

我們就拚命地幹他一下，

讓他們知道知道我們的厲害吧！

（工人丁）

對呀！對呀！

坐視待斃，

不如挺而走險去，

假如請求狗官，

也不見得受理，

還是我們要進行新的計議，

我們要幹出轟轟烈烈的事體。

（一片沸騰聲）

『公理！公理！』

『公理！公理！』

我們願流下我們的最後一滴血，

我們要爭取我們的永遠的正義跟公理。

我們不願餓死！

不願餓死！

不願餓死！

我們不願餓死！

(六)

請願

爲着生活總動員了，

一羣！一羣！

一隊！一隊！

由縣黨部的請願，

再到縣政府的門前，

澎湃！澎湃呀！

澎湃的浪潮！

縣黨部的勸告：

(請工友們歸去，

期待調解的時光。）

縣政府更加引八怒惱，

非但沒有見，

還加了一隊兵士在守防，

代表也不能往裏跑，

守門的兵士板起了臉，

刺刀閃亮地在槍口生光。

從早晨站到晚上，

腿也站得酸軟了，

腹內飢餓的毒蛇在叫！

在叫了！

夜神展開了翅膀，

總政府門前的電燈已亮了，

恐怖的臉，

驚駭的心房：

夜神里一口吞下了，

夜神吩咐工人們暫且解散，

夜神已教訓工友們——

堅強的意志從今永生在心頭了。

### 佈告

佈告！佈告！

似一桶冷水倒在他的頭頂上，

『內地都是土匪，

組織是共黨的意義，

工廠業委實已經虧本，

並不是要滅你們工錢和時計。

復工爲上好的旨意，

否則你們的行動是犯法律。

若再延長下去，

有礙社會上的安寧秩序。』

周定禮一個人在帶讀帶講，

暴躁的工友們跳起了無名的怒氣，

朵朵的雲濤在空中滾動，如今

晴天孕藏了偷天換地的暴風雨。

人的血潮捲來了新的世紀！

啣！新的世紀！

幹

（大衆合唱詩）

（在佈告旁沸騰起來）

狗官！狗官！

狗屁的佈告！

狗屁的佈告！

狗官！狗官！

狗官！狗官！

（王老三）

我早知道這場舉動沒有用，

資本家可以支配狗官的行動，

法律只有壓迫我們民衆，

：：：：：：：：：：：。

（工人甲）

我們守着我們的行動，

不用動武，也不用暴動。

堅心決意地幹下去，

他們纔有一天會回心轉意。

（戴國光）

甚麼可以不動武？

甚麼可以不暴動？

這樣悶苦那裏能夠忍耐得過？



我想：

我們爲他們工作了一輩子，

如今他們反絕了我們的生路：

不如將壓榨出了我們的血汗造成的大廈，

去搗毀一個乾淨，

出出我們胸中的憤怒。

(工人乙)

對對！對對！

屋是我們的血汗造成的

橫豎我們只有餓死，

再懦怯下去，

再忍聲吞氣下去

他們永遠不知道自己的罪，  
他們永遠愛佔便宜，

我們男子漢，

男子漢頂天立地：

我們不怕死，

不怕死。

(王老三)

不怕我們家中有妻小，

不怕我們家中有老母，

有弱弟，

我不忍讓他

我不忍讓他坐視待斃。

我們不能眼看他們餓死，

我們寧願永遠地幹！

拿出兩手來，

我們來打造新天地，

我們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我們寧可去搗毀廠屋去！

搗毀廠屋去！

（大衆聲）

對呀！對呀！

得呀！得呀！

我們搗毀廠屋去，

遲早也就死！

我們搗毀廠屋去！

搗毀去！

搗毀去！

……

……！！

咆哮了

咆哮了——

人們已磨拳擦掌，

握緊拳頭！

個個都拿了棍子，

睜大了眼，

到處氾着人的洪潮。

咆哮了——

這是饑餓的恐慌！

咆哮了——

這是生命的怒潮！

死靜的小城，

如今緊張起來了，

在！條小衖裏，

在一條街道上，

每個人都呈着驚駭的臉，

每個人都含着恐怖的心房。

靜悄悄！

行路人絕了跡了，

攤子收了場，

小販也已跑掉。

只有黑服的警士，

在弄角，

在街道，

東張西望。

靜悄悄！

市街上

好幾家店門業已閉上，

店東露出了

某一種的驚慌。

警士們一陣一陣地開過，

雜踏的步聲整齊的交響。

(七)

爭鬥

在每一條市街，

在每一處角落，

細胞的運動擴大了。

原始的武裝，

新世紀的憤怒：

如今，如今業已交奏。

啊啊！到處降臨了風狂雨暴，

啊啊！到處降臨了風狂雨暴，

開始提出減工的工廠被毀了，



周定禮，戴國光，已被捕，  
工會的大門上了封條。

但是，

工人們的心臟裏：

有烈火在燃燒，

有烈火在燃燒。

『釋放無辜的周定禮，戴國光。』

『請解決我們民生問題。』

縣政府的大門前似洪潮，

縣政府的大門已經關閉了，  
兵士們凶橫的臉亮着光，  
槍尖對準工友們的胸頭。

生命在強盜手下喊叫了，

拍拍拍！

拍拍拍！

拍拍拍！

……！

密密的槍聲！

哀哀的騷擾：

王老三，張老大早已跌倒。

『衝衝衝！』

『不要退後！』

『不要退後！』

一陣咆哮的聲浪，

縣政府門前流血了！

流血了！

威權倒了

星星的火在角落裏燃燒了，

熊熊的火焰在工廠門口照耀了：

毒惡的王雲浦已被工人找倒。

大街上，廠門口，

雨點般的拳頭落在他身上。

一般小職員也着了慌，

一縷煙地溜走了。

往日的威權發出最後的哀叫，

新的世界將帶着舊的威權永滅了。

### 尾聲

咆哮——咆哮——

冷靜的小城裏，

鼓盪起來了新世紀的騷擾——

街角裏，大街上，

一羣勞苦的人們，

有的負起奪來的槍，

有的拿棍，執着刀，

有的握緊了拳頭，

熱烈的心聲在高奏了！

高奏了！！

暗地裏——

遠處來了同情者的撫慰，

爭鬥的心臟呵！

附上了每一個的細胞。

飢餓的咆哮，

演成真理的洪潮，

從今舊世界日日在緊縮，

新世紀！新的世紀呀！

日日在鬥爭中長大了。

一九三六，秋，完稿

## 附記

真的，這冊詩集的付印，我自己也感到胆怕，因為一個後有受過良好訓練的我，而寫着詩壇沒有多開發的敘事詩，不免有些担着心的。因為担心這冊詩集的貧乏，故在幾個月中有數次的修改，每次中都接受了許多朋友的意見，現在雖是修改到已我力量上的止境，但詩的形式上終究裝不出狐狸的外套，為的是我個性的倔強，尤其我的生活有同樣勞動在工作着，不能夠細心地去翻造，但自身經歷的生活，早認清楚灰黯，陰沉，苦痛，哀悲，悒鬱，的面目，故在描寫的部分上，雖則露骨的沒有好的詩句。但慘憤飽滿的筆底下，所畫出工人們瘡痍慘苦的面孔，及機械威權的厲害，好像還不算過分的拘謹，自信觀察已覺得很周到。故這冊詩集，雖則紀念着亡去的朋友，但也可以作為我一段生活過去的結束。

我對於這冊詩集並沒有其他的話，唯一誠懇的要求。只要能夠大家嚴正的來批評我這小冊子，

但是蒲風先生，應該萬分來感謝他，因為我在寫作時已有數次的給我珍貴的意見。現在到了出版時，他還不厭煩惱地替我寫序。同時洪葉先生也應該多多的謝他，因為他已替我畫過二次的封面，第一次路工之路的封面，還不會向他謝過。王亞平先生在我起草這詩集時，他就允許許來參加一點意見，可惜我時間匆促，不會寄去，這也是憾事。其他；魏猛克先生賜了我二幅插畫，魏晉先生與林和濟先生在東京方面替我辦了不少事，以及東京，北平，青島，天津，廣州，上海，江陰，杭州，青浦，各地諸好友的鼓勵和盼望，我永不忘念的萬分感謝。

一九三六，十，

岳浪附誌



海風詩歌小品輯外叢書之一

